



三泡茶

成都的茶館我只去過一次。從飛機場下來，我提着行李直接到杜甫草堂，一進門就是一個露天茶館，我坐下來要了一杯綠茶，為的是歇歇腳。

相比吾鄉潮州來說，這綠茶的沖法技術含量不高：杯子大了，沖泡時間就短了，喝茶人的交流密度自然就不夠。

突然意識到吾鄉工夫茶的設置可謂煞費苦心。三個杯子那么小，人多的話，不但要輪流喝，喝一次還要洗一次杯。我們來廣州後，就使用改進式的茶盤，即使人多，也各自認杯，不用每次都洗杯。以老家的話說，這種改進的泡茶法叫“半干泡”。因為按老家最傳統的泡法，茶盤上永遠是濕漉漉的才對，那樣泡茶雖然麻煩，但泡出來的茶有靈魂。

一件事稍有難度，就會形成一股凝聚力。坐在一起的人，在某種程度上都在關注喝茶這件事，再陌生的人也不會大眼瞪小眼，再無話可說，也起碼能聊聊眼前這杯茶。

吾友鍾哲平曾說，一個地方如果有喝茶的習尚，這個地方的人的語言就不會差。回味她這句評論，越想越有道理。因為喝茶的時候，需要表達出很多微妙的感受。那些表達我們習焉不察，就算鄉間不識字的農民也這麼交流，但若把它們轉為文字，就會發現竟是如此雅致。比如：“這條茶有喉底”“這個香氣太霸道”“回甘很好”“沖了茶膽了，太苦”“這道水軟馴”。

這些評語羅列出來看，幾乎像詩句，而這也是喝茶人日常的語言。所以吾友鍾哲平認為有喝茶習慣的人感受上也會細膩一些，因為你要說出自己的感受，讓對方也能領略你的感受，然後這些表達變成你們之間能共同理解的固定橋樑，你們的舌頭能體會到這個共同的感覺，你們起碼能擁有這種默契，不可與外人道也。

關於喝茶者之間的默契，我見過最極致的一個例子是一個朋友與裝修隊包工頭的談判。我本以為那會是一場刀光劍影、腥風血雨的交流，因為在房子裝修過程中雙方有諸多不愉快，現在要結賬，朋友想把原先定好的價錢往下再壓一部分。

誰知他們坐下來，只是不斷地沖茶，讓對方喝茶以及自己喝茶。除了偶爾幾句日常閑聊，其他時間基本都在沉默。能在喝茶時沉默的人，是最熟悉的老朋友或者家人，誰能想到這是一場談判。

不知對飲了多久，茶湯淡了又換新茶，半個晚上就要過去了，還沒有提到正題。他們到底是沒有勇氣直接談論，還是還沒想好？

突然間，全無鋪墊地，朋友報出一個數，他一邊說，一邊如常沖茶，彷彿這個數字是特務間的接頭密碼。包工頭也如常地喝茶，沉吟好一會兒，回了一個數字，並加三個字：行不行。

朋友又沉吟了好一會兒，又回了一個數字。包工頭這次只說了一個字：行。

那場“腥風血雨”的談判，就在這樣簡單的幾句對話里完成了。（作者：陳思呈）

窺探他人隱私雖不光彩，卻令人着迷。一對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普通中年夫妻，被一日三餐、孩子的尿布折騰得精疲力竭。他們偶然地發現，對面大樓里搬進來一對新婚宴爾的小夫妻。後者時常你儂我儂，激情似火，而他們的窗戶毫無遮掩。中年夫婦不由自主地想要時不時窺探一下對面的窗戶，甚至翻出許久不用的望遠鏡。這是第 92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真人短片《鄰居的窗》中的情節。

一段時間後，中年夫婦發現，對面的丈夫臉色蒼白，好像消失了一陣子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妻子發現對面的丈夫剃光了頭髮，臥床不起。夜幕降臨，萬家燈火時，妻子看到對面的丈夫溘然離世，殯葬車停到了樓下。她來到對面大樓前。不料對面的年輕女子竟然認出她來，問她是不是住在對面的大樓里——年輕女子和她剛過世的丈夫，經常看着對面大樓里這一家五口，覺得這家的三個孩子特別可愛。他們也曾想要孩子……說到這裡，兩個妻子相擁無言。《鄰居的窗》道出了一種反向的“圍城”——你在嫉妒別人的生活時，別人也在羨慕你的生活。那一刻，你成了我，我成了你。

說實話，在如今的城市里，幾乎沒有人關心別人家發生了什麼。即便是住在同一屋

鄰人之窗

檐下的一家人，也多半拿着手機各自“刷屏”。而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長假，手機好像突然變成了別人家的窗戶。通過手機，我們看到的不是對面的大樓，而是另一座城市的千家萬戶——嘆息的、謾罵的、網上求援的、捐獻的、千里馳援的、病中跳舞的、陽臺敲鑼的、雪中值守的、睡車庫的、直播吃雞腿的……方寸間，見眾生，見天地，也見自己。

英國詩人約翰·多恩說過：“沒有人是一座孤島，可以自全，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。”同理心大概不單屬於人類，更是高級哺乳動物共有的能力。不過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無疑是人類“軸心時代”的偉大成果。同理



音更濁重些。昏黃的燈光亮起，鏡頭拉得很遠，佝僂的丈夫小心翼翼地端着一杯熱氣騰騰的牛奶。

這時，觀看影片的女子不免默默揮淚，為的是那老婦人的福氣。（作者：張曼娟）

鞋子

短文精選



有一天我逛鞋店，發現凡是樣式入時、顏色鮮明，並且高跟的男鞋，價錢都較低。反而那些形色普通的矮跟皮鞋標價都不便宜，就問鞋店老闆原因。

“前者是賣給年輕小伙子穿的，他們不求舒服也不問材料，只求時髦，所以東西差、容易

記在心上

紅山熟食中心有個賣海鮮的小攤，生意極好。那天中午，我等了足足半個小時，還不見食物端上來，忍不住前去提醒。那位攤主儘管忙得不可開交，還是抽空抬起頭來，溫和淡定地看着我說：“你剛纔點的是豆腐魚片米粉湯，我已經記在心上了。”

“我已經記在心上了。”這句話真叫人安心，叫人放心。

雖然客似雲來，可是，每一個顧客在他心目中都佔有同樣的分量。他把他們的話都“記在心上”，像履行一份份重要的合約。他依照“先來先得”的原則，有條不紊地把食物煮好端上，誰也不會被遺漏、誰也不會被忘記。只要你等，就一定有。

這便是他成功的最大秘訣了。有些人，對別人的事漫不經心，許過的承諾轉瞬即忘，唯一放在心上的，是他自己的事，還有別人對他的許諾。漸漸地，失去友誼、失去信任，而他在失意之餘、沮喪之際，卻還不忘憤憤不平地詰問：

“為什麼他們都不把我的話放在心上？為什麼？為什麼啊？”（作者：尤今）

傻氣與福氣

有一部電影，內容是關於婚姻的。

影片剛開始，是年輕夫妻的蜜月期。冬天的深夜，妻子忽然咳嗽不止，丈夫起身，悄悄熱了一杯牛奶，端到床前。妻子還未伸手去接，便先嚶嚶哭泣。

於是，影院中笑聲此起彼伏，觀眾們都笑那個婦人傻氣。

影片即將結束，已是五十年後，主角們都垂垂老矣。同樣是冬夜，同樣是咳嗽，只是聲

與母親相守 50 天

莉君的心，被愧疚扯了一把。依照她的脾氣，也不可能說什麼軟話。儘可能幫襯母親，維持這大家子的正常運轉，就成了莉君給自己分派的主要任務。

每天，她幫母親將 100 多斤臘肉、咸火腿扛出去晾曬。母親欣慰地說：“幸虧今年沒嫌土豬肉貴，依舊腌了這么多肉，不然這會兒村鎮都封了，可上哪兒去買肉。”莉君聽得慚愧，往年，回武漢前母親要往她車的後備廂里裝滿米、油、臘肉，她的內心可全是嫌棄。

每天，她還幫母親侍弄小菜園。往年，母親



場。莉君與母親收菜鋤地，忽見菜園里的一株野茶樹生出新芽，她那么多天焦慮憋悶的心情，忽然也透入了一股清氣。她猛然理解母親不想閑在屋里，非要出門勞作的心情了。

同心，而後才有同類，但無法反過來。兩個隔窗相望的人，只有走到一起，才發現彼此是同類。凝望無法代替相擁。有人說，人間不值得；有人說，要讓人間值得。

如果沒有同理心，即便走遍世界，你也看不到人，而只能看到你的工具、手段、代價和障礙；如果有了同理心，即便世上所有的窗戶都被堵死，你也能看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。你在看別人的時候，看到的其實是自己。鄰人之窗就是自己的窗。（作者：郁喆隴）

壞，標價也低。後者是賣給中年人的，買主但為適體，不求耀眼，所以形式不特別，但用料好，價錢也貴。”老闆回答。

年輕與老成，在本質上的差異有多么大啊！（作者：劉墉）

輪回

兒時，我做夢都想得到一輛腳踏三輪玩具車。

父親無奈地說，咱家窮，買不起這玩意兒。七歲生日那天，父親送給我一件禮物，一輛腳踏三輪玩具車。可惜是木制的三輪車，這是父親雇木匠打造的。雖然這輛車有些粗糙和醜陋，但我還是有點驚喜和滿足。

生日那一天，我就沒歇息過。騎着木制的三輪車，不停地在曬穀場上轉着圈，我在前面騎着車，父親跟在後面跑，生怕我有個閃失。我轉十個圈，父親就轉十個圈；我轉一百個圈，父親就轉一百個圈。

光陰荏苒。我長大了。父親年邁了。去年，父親期盼地說，咱想買一輛電動三輪車。

爹，摔了，碰了，咋辦？我勸您還是別買了，那玩意兒危險。

父親沉默無語。

可有事沒事的時候，父親總望着隔壁趙大伯的電動車發呆，甚至偷偷地貼到車的跟前，左手摸摸開關，右手摸摸剎車。

今年，父親七十歲生日那天，我送給父親一件禮物，一輛電動三輪車。父親激動得只說一個字，好。

生日那一天，父親就沒歇息過。騎着電動三輪車，不停地在曬穀場上轉着圈，父親在前面騎着車，我跟在後面跑，生怕父親有個閃失。父親轉十個圈，我就轉十個圈；父親轉一百個圈，我就轉一百個圈。（作者：唐波清）

每天，母親上竈炒菜，做饅頭、發糕，莉君就蹲在竈口幫她燒火。母親說火軟一些，她就挑松柴火，只放枯枝敗葉；母親說火硬一些，她就燃起硬柴，將火燒得旺旺的。如今她彷彿回到了 14 歲，唯命是從。她忽然覺得這樣也挺好的，自己脫去了成年人的生硬鎧甲，母親脫去了老邁垂暮的卑微，母女倆訴說往事，對上了只有她們倆才知道的暗號。炒完夠一大家子吃的菜，母親自言自語：“真是怪哉，以前一個人吃飯，在電磁爐上炒兩個菜就腰酸腿疼；如今一燒大柴竈，這八大碗菜做下來，倒也不覺得小腿沉重，這是咋回事？”莉君笑道：“老媽，竈口暖和，比電熱小太陽還管用。要不，貓一過 10 歲，為何就喜歡假着竈口？”母親望了她一眼，說了平生第一句軟話：“閨女，等你也要靠電驅寒，你就回媽這兒。媽這兒別的沒有，大竈柴火管夠。”

莉君眼眶子發澀。令她眼眶發澀的還有最近的一件小事：10 天前，母親上山拾柴歸來，挑出一小截軟木，嚴正警告眾人，尤其是莉君兩個弟弟家的皮猴兒，不準動她的木頭。誰都不知道她要用這一小截軟木幹嗎。10 天後，莉君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禮物——母親手工製作的木雕青蛙。只見青蛙蹲在荷葉中央的筋脈上，蓄勢待發，準備騰躍而去。母親說：“我總惦記着欠我閨女一份情。你小時候，幹活有你的，玩具沒你的。你要過一個發條青蛙，我和你爹都沒有滿足你。37 年過去了，你難得回來這么久，這只青蛙該給你了。”

莉君接過青蛙，看到母親的牽挂和叮囑，彷彿在木雕的每一線光影中流轉。（作者：明前茶）